

行行摄摄

地上的琴键



Yeats



周末,到闺蜜所在的城市与她约会。

傍晚散步,走过一个口袋公园,里面有鲜花环绕的行人休憩处,有不间断蹬踩自行车便能逐一点亮城市风景点的地图,还有其他有趣的娱乐设施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镶嵌在人行道边上的一排黑白琴键,脚踏上会发出声音,琴键还会闪现不同颜色的光。孩子们欢喜地在上面蹦来跳去,大人则很少有专门去踩琴键的,即便无意踩出声来,也只是略微低头看一眼,又步履匆匆离开了。

我拉着闺蜜上去走了几步,听听不成曲调的乐音,心情格外舒畅。起初我们还有些不好意思,装作无意走上去,慢慢就放开了,特意去踩,反复来回多次,两个人开心得不行。碰到过往行人惊诧的目光,也接收到赞许的眼神。

我们准备离开时,有一个小男孩走过来,很认真地用双脚上下左右踏着琴键,居然奏出一首完整的歌曲。天空飘着毛毛细雨,他专注的神情让我们忍不住驻足聆听。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

画

近日,去家附近的一家商场吃饭,看到商场里正在举办《小王子》书籍以旧换新活动。广告牌上写着:“无论你拥有的《小王子》是什么版本,几成新,有无破损,每天都有五个免费名额为大家更换一本官方认可的简体中文译本《小王子》”。

我家有一本《小王子》,记不清是哪年买的,一二十年时间大概有的。那本已

80岁的《小王子》



经被我翻烂了,是真的烂了,书页都掉胶了,但我一直没舍得扔,因为我爱《小王子》。看到这个“以旧换

新”的活动,第二天我又去了商场,带上家里翻烂的《小王子》,果然换来一本全新的《小王子》。原来,今年是《小王子》80周年纪念。

1943年,圣埃克苏佩里创作出《小王子》,献给“所有长成大人的从前那个小孩”。

我们都曾是孩子,玫瑰和狐狸就是生命中会遇见的人。一个懵懂一个成熟,一个任性一个理智,一个依赖一个放手,都让我们学会了爱。愿我们心中永远有童话,永远保留清澈的纯真和梦想。

乐活人生

潮湿的麦子



王晓燕

乡下的二婶种了两亩小麦,二婶很勤劳,小麦从播种到收成,每一个环节她都不懈怠。一星期前,二婶发过来图片,麦子长势良好,丰收在望。不承想,连续几天的阴雨,浇灭了二婶的喜悦。雨水会使很多麦子发霉变黑,如果不及时收割,更严重的就发了芽。芽麦是磨不成面粉的,只能当饲料用。

她打来电话,语气里满是遗憾与忧虑,更多的是对这场雨的愤懑。但二婶说着说着就笑了,她爽朗的性格是掩藏不住的。她说起了自己的孙子,孙子聪明伶俐、性格活泼,话语里充满了骄傲之情。

放下电话,我不由感慨:生活在一方面给人不悦,在另一方面却又给了补偿。仔细想想,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,都有高峰与低谷的落差、平坦与坎坷的较量,都是在岁月静好与一地鸡毛中反复切换,重要的是要有好心态,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生活中的风风雨雨,就会做到知足常乐、安然向暖。

好在,阳光虽然姗姗来迟,但终究还是来了,但愿灿烂的阳光能晒干每一个等待收割麦子的老农的心。



章忠

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,那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虽然差,但我酷爱读书。乡下能够找到的书太少了,不过,只要是我能够看到的,都千方百计借来看。记得村里有户人家有本童话故事选,可以去他家看,不外借,我就天天往他家

书中真有“颜如玉”

跑,这户人家住在河岸边,低矮的房子里光线晦暗,夏天大白天蚊子也像轰炸机一样四处纷飞,因为沉浸于书中,我常常带着一身的“包”回家。

我爸有个朋友住邻村,家里有满满一书橱的书,对我来说,简直就是一座宝藏,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赖在他家看书,管吃管住,他家姑娘和我年龄相仿,如今已经是我孩子他妈,这也可以说是因书结缘吧。现在

我和爱人回老家,村里还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那时候根本就没安好心,上门看书是假,“勾引”人家闺女是真。天地良心,那时候我才十岁左右,我的眼里真的只有那一橱书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,我虽然还保留着阅读的习惯,但儿时那种看到书“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”的劲头儿早就不见了,书越读越少、越读越慢了,好怀念那个原来的我。

保安老顾



文娟

去年某天,老顾看见我车篓子里的报刊,捋了把乱蓬蓬的头发,问谁看的?我说是我看的。老顾像不认识似的认真打量着我,说:“难得呀,现代人更热衷于玩手机。”而后,老顾推推架在鼻子尖的眼镜,告诉我,他不是老花,是近视,年轻

时看见书就发痴那种。

见我疑惑,老顾解释他曾经是个文艺青年,在文工团干过,爱唱爱跳,特别注重精神享受,若不是被琐事拖累,说不定还能写书。

老顾返身从传达室捧出一摞外国名著,说人家准备当废品卖,被他拦下了,5元一本。

我像不认识老顾似的认真打量着他,说以后别买了,我送书给你。老顾一听乐呵了,连声说:“不要送不

要送,算借,看完就还。”

老顾看书称不上快,白天定不了神,只有值夜班时看,平均一个月一本。

前几日,老顾在还书时神秘地告诉我,物业正在裁员,年龄偏大的他却被留了下来,叫我猜为什么?我说:“你送了人情呗。”老顾推推架在鼻子尖上的眼镜,眉开眼笑地说:“巧了,芝麻掉针眼了,原来财大气粗的物业老板也喜欢看书,总而言之是一本书的人情!”



丁维香

小的那个是家里的老物件了,我孩童时就用它。小压书球太轻,厚点的书就压不住。有时随手拿个茶杯、菜碗什么的压住书,难免不小心茶水、汤汁滴洒到书页上。

老公在外地工作,公司

压书球



租的宿舍。上个租客留下一屋子的垃圾,在打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大压书球,老公如获至宝,带回家给我。这个大的拿在手上沉甸甸

的,再厚的书都压得住。

压书球是镇纸的一种,中国人使用镇纸的年代可上溯秦汉,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,镇纸可称为“小五”。镇纸的造型和材质花样繁多,有的价值不菲。

我的两个压书球普通、廉价,却是我的宝贝。不仅看书的时候离不开它,也可当工艺品欣赏,置于案头,有一份小情趣。

不懂装懂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作为一名新媒体人,宋大姐是一个标准的“夜猫子”。不,她家还有一只真正的夜猫子,它的名字叫杨白茶,每天宋大姐伏案工作时,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在一旁陪伴着。

宋大姐指着笔记本上的图文问它:“我这篇刚刚发出来的文章怎么样?”它傻傻盯着看了半天,先是眯着眼睛一言不发,似乎陷入沉思,最后来了声“妙”。宋大姐开心地说:“我要的就是你这个中肯的评价,看来今晚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

